熱心・熱血・冷眼

——「綺羅堆裡埋神劍」讀後

蕭毅虹

懷抱一腔「知其不可而爲」的熱心熱血，手執筆桿而以「社會改革家」自期的葉洪生，繼「廿年一覺飄花夢」及「這一代的方向」之後，九月間又有第三本「綺羅堆裡埋神劍」問世。葉君在前二書中所表現的才情、慧心、熱誠，頗受年青朋友們激賞共鳴，這些特色也一樣的揮灑於這本新作中。「一爲文人，便無足觀矣」，葉君對於此言相當有戚戚焉，書中再三强調他不甘心做個「終日浮議，吟風弄月毫無風骨窮酸文人」，因此本文暫不從純文學觀點作批評，專就葉君自許的理想而提出幾點稍異的看法，有待葉君能更上層樓。

這本書的評論文章，確如葉君自己所言，是「向這時代的絆脚石挑戰，向這社會的不平進攻」：諸如「**『中日合作道』與『武士道』**」、「**『南京大屠殺告同胞書』**」、「**中國青年之怒吼**」**三十五周年祭**』，特別見得一位熱血年青人的悲憤摯誠與敢言；「**是誰維護新科舉制度**」中，率直而言「辦教育非辦家家酒，善謀百年樹人大計，爲國捐身亦在所不惜，又何懼多做多錯，區區個人一己之毀譽哉？」；「**中國傳統戲劇該走那條路**」一文中，懇切分析國劇的客觀環境、平劇唱片的禁戲問題，進而痛陳文化政策應作重新檢討，並以「行家」身份提出國劇應該變的具體細則；「**從梅花陣看淡江精神**」中，嚴厲的責備淡江的「三害」，以及「梅花陣」考試制度的荒謬；「**冷眼看現代武壇**」一文，則顯示了葉君對一般人止於消遣的武俠小說，別具隻眼與寄望，褒貶之間，縱橫武壇，頗見刀筆鋒芒。大體而言，葉君的評論文章，長於直抒胸臆，文氣酣暢；論其剛腸，足以撼人，冷眼則仍嫌不足，因此，就極容易使讀者只感受到閱讀時當下的痛快或憤懣，難以啓發讀者從更深更廣處去思索而藉此以保持更長久的影響力——顯然的，這個後果將會成爲葉君立志做一個「社會改革家」的一大阻力。爲葉君想，自然有阻力大不如無；造或這點缺憾的原因，一在感情的只重抒洩而較欠沉潛，一在文章習於俏皮潑辣，令人擔心會有陷入「流氣」之虞。

「中國的大學講究『混』」、「禁演本來就是一種不必要的干擾，本就是一種要不得的措施」，類似這般的詞句在全書中經常可見，屬於衝口而出亦無須負責的言辭，總是不好在說理的文字中出現，此其一；「如何保有我們的純眞、血性，如何保有我們激進派的地位，而不是瞻前顧後，首展兩端，做那『世故』的順民」、「我寫作的終極理想是要做個『社會改革家』，而不僅止於一個吟風弄月毫無風骨的窮酸文人」；我們當知，文人中有格有骨的不在少數，世故順民當然不必爲，但激進派也非全善，何況兩者之間未必就沒有第三種慧勇兼具或默默耕耘的人，像這種出之率爾的二分法，同樣有傷「講理」，此其二；葉君的「**勇者的畫像**」一文，被收入「中國文選」而未先獲作者同意，葉君直指「中國文選」爲「這個小偷集團一向以不誠無物，劇竊文章爲能事」，而「**是誰維護新科舉制度**」四五頁裏，說到全國大學校長會議

，徵詢改進聯招意見，竟然多數反對根本廢止，葉君接着就謂：「正中蔣部長下懷」；這樣的指責固然全非言之無因，但是「證據」實在不全，也很可能造或作者本身欠缺「同情的瞭解」——這種「無心」錯誤的型態，可由葉君自己的一段話看出來。

——我在「給新科舉制度看看亡國之病」一文中，曾指摘師大諸先生反對師大獨立招生。當時未了解諸先生反對之心理背景，尤未悉林尹先生在全國教育會議上曾對黃季陸部長之敷衍塞責勇敢抗言，亦表歉意。

葉君屢言要以「菩薩心腸」與「霹靂手段」來擔當，霹靂手段需要熱血熱心激進，但是不可缺冷眼靜觀，體察入微，慈悲睿智的菩薩心腸。從葉君的作品看來，霹靂手段已大致具備了，若能再輔之以菩薩心腸，則「改革社會」的宏願就更易爲「被改革者」心悅誠服的接受了。

「中國青年之怒吼」文中曾提及李敖，葉君起先對其文很有好感，「但後來，李某登龍涉訟，下筆橫流，竟忽焉至『文章如滾水……』，『流氣縱橫三萬里』的境界，也就卑不足觀了」，我擔心的是，葉君如果縱筆如是，恐怕也走不出「李某」文章的後果。從何見得？從遣詞中見得。深受平劇薰陶、浸潤武俠小說日久的葉君，落筆之際，難免染上平劇道白以及武俠小說裏那種文白夾雜，亦莊亦諧的調調。這種筆調應用在輕鬆的「票戲七日記」，眞是別具情趣、情景交融；應用在悲壯的「生命閃光之美」，也能更見淒美，情懷激盪；但是若用在評論文章中，效果就大不相同了。把「電檢」直比「太監的勾當」，把日匪建交喻爲「野合」，有「許某」是「文壇獨夫，無聊特甚」，有「袁某」是看過原版畢業生電影的「天之驕子」，責淡江「和政治糾纏綿恩愛，難解難分」……類似這般語氣，既非嬉笑怒罵，也非幽默，我想，以葉君的用心之深，才情之高，注意之廣，大可棄絕這些不够厚重的言詞，庶幾更近乎葉君自己所希望的「菩薩心腸」。春秋褒貶，往往見於一字，而亂臣賊子懼；藥性之烈，在於凝聚，而不在量多，葉君若能稍事爲學，感情、文字各方面的沉潛，來日之成就，豈僅止於「文人」而已!?

誠如葉君所浩歎，這是一個「處處佈滿綺羅堆的時代與社會」，能有一葉君，「孑然獨倚，捧劍而立

」，「用血用淚用眞感情」寫出「與時代的脈搏相呼應的作品」，令人怎能不心喜讚歎？我多麼期望看見葉君的學養功力日日增進，不止有痛烈的刀筆、敏銳的心靈、落實的方法來行那「霹靂手段」，更有同情的瞭解、豐富的包容和偉大的感召力來現那「菩薩心腸」，這豈不正是一個「文化上的社會家」的畫像嗎？

春秋責備賢者，同樣亦是菩薩下霹靂。我們樂待葉君更上層樓。

年度小說選

已由本社全部出齊
32開本，封面三色套印
全省各大書局均售

201 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三版）35元
隱地編

202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四版）50元
隱地編

203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三版）35元
隱地編

204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三版）40元
鄭明娳編

205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再版）30元
思兼編

206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再版）50元
林柏燕編

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直接函購九折，書評書目訂戶八折，
六冊合購一九〇元（含掛號費）